



商丘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宋圣英：

# 守正创新 拥抱未来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超

虽然与宋圣英同在一栋楼办公，但对他的采访却只能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下午进行。忙碌，无疑是记者自与宋圣英相识以来他的常态。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他一边将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经历娓娓道来，一边在不住地思索着未来传统媒体的发展走向。

“1991年，大学还未毕业时，我就来到了商丘日报社通联部实习。”宋圣英说，“实习期间，感受到商丘日报社良好的氛围，近距离接触一批专业、敬业的编辑、记者，我意识到，商丘日报社之所以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声誉，就是因为拥有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他们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2年10月，宋圣英通过公开招聘进入商丘日报社，成为记者部的一名年轻记者。

“那时候，缺少交通工具。记者外出采访，如果下县，就是乘坐公交车。”宋圣英笑着曾经遇到的“人在囧途”——“那次去永城采访一个全国农业现场会，早上在行李坐车的。因为采访的时候太累了，结果被车给落下了。自己费了好大劲，一直到晚上才从永城回来……”

后来，宋圣英又到通联部担任版面编辑，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当时，很多稿件及新闻线索都是通讯员提供的。”他说，那个时代，每千字二三十元的稿费对于许多通讯员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更是努力工作的褒奖，“每次去县里举办通讯员培训班，都是人山人海，各个单位都踊跃报名参加。很多通讯员因为写作的专长而走上了领导岗位。”

先后在记者部和通联部工作的宋圣英，因为刊发几篇诗歌散文，后来被调到商丘日报星期刊担任编辑。当时，除了正常的写稿、排版外，宋圣英还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每周去开封日报印刷厂送版样，因为当时商丘本地印刷厂的设备无法满足印刷彩版的需求，“每次去开封出差的费用总共也就十几元，包括了往返火车票、餐费等所有费用。为了不超支，尽量省着花。”

2000年下半年，商丘日报社开始着手创建《京九晚报》，宋圣英参与要闻版编辑工作。2001年1月1日，《京九晚报》正式创刊，宋圣英担任京九晚报新闻部主任。“新闻部负责编辑《京九晚报》一版和二版的本地新闻。”他说，当时学习外地晚报的经验，上午开编前会，争取下午出版，让读者能够看到当天的新闻，“万事开头难。《京九晚报》创刊伊始，发行份数少，影响力不大，加之记者部力量不足，新闻线索少等，导致稿源不足，甚至出现严重缺稿的情况。”

“晚上休息的时候，一想到第二天开编前会缺乏本地稿件，就急得睡不着觉。”为了解决“稿荒”的问题，记者出身的宋圣英在承担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和新闻部的彭浩、吴涛、李瑾瑜等编辑兼记者承担着采访任务。“有一年春节前后，坐着晚报摄影记者傅青的摩托车去梁园路口采访，路上寒风刺骨，那叫一个透心凉。傅青戴着头盔，一扭头看见我，对我说，人家坐后面都是缩着脖子，你脖子伸那么长干嘛！”虽然采访的路途艰辛，但一篇生动的《蒙墙寺的文物们》跃然纸上，还是令他感受到了寒冬里的温暖。

创刊时期，《京九晚报》刊登了很多暖心故事，社会反响不错，但是有一次也险些“翻车”。宋圣英回忆道，有一次，商丘南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记者联系，说一名自称来自深圳的小女孩在商丘南站与家人失散，希望记者报道一下，尽快帮她寻找家人。《京九晚报》记者迅速跟进报道，又与深圳当地的报社联动寻亲，造成的声势很大。但是，在连续刊发了几篇报道之后，深圳那边始终没有找到小女孩的父母。后来，小女孩终于说了实话，原来她家就住在附近，因为跟家人生气她才赌气出走的。之所以说家在深圳，是因为小女孩的父母在深圳打工时她确实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了解到真实情况后，采访此事的记者感到手足无措。“晚上组版前我一直在想怎么办，晚饭也是茶不思饭不想的，味同嚼蜡。后来我想，这个‘乌龙’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小女孩，而在于孩子家长的教育方法问题。”于是宋圣英经过思索，动笔撰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孩子，不是你的错》，引导读者通过这个事件反思如何做好家庭教育，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不要简单地指责孩子。此后记者如实刊发后续报道。

在京九晚报，宋圣英先后担任新闻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科教文体部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等。2007年7月，通过全省公开选拔，他成为商丘日报社副总编辑。“重新回到商丘日报，感觉日报的工作氛围和晚报不太一样。”宋圣英说，晚报年轻人多，冲劲大，主要做社会民生新闻。日报主要做时政新闻，讲究权威公正。

“记者永远在路上。每年市里召开大会的时候，比如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党代会、经济工作会议等，我们都要提前制订报道方案，落实到人。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到来时，人们在开心地游玩，远处默默拍照采访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记者。”宋圣英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以来，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记者的报道更是全天候的。作为媒体负责人，工作量之大、责任之重可想而知。“每年写的方案及报道重点都有上百个。办公室电脑桌面上的文档过一段时间就要清理。”宋圣英说。

溜走的是时光，带不走的是责任。每一个春夏秋冬，宋圣英和同事们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策划一个又一个“攻坚战”。汗水洒在路上，黑发渐染霜雪。其间，在历届党委领导下，在编委会统一部署下，他策划参与多项全市大型报道活动，收获30多项省级以上新闻奖励，获得全省优秀总编辑等多项荣誉。

2021年11月，宋圣英担任商丘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

编辑。在报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商丘日报整合资源，成立九大功能中心，构建了功能中心+专业部室（工作室）、中枢统筹+项目化运作的扁平化管理体制，形成新的传播格局。商丘日报荣获河南省出版领域最高奖项——2022年度河南优秀出版奖，被评为2022年河南省一级报纸，开辟了融媒体报道的新局面。2023年，商丘日报代表河南省地市级媒体，由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推荐在中国记协网展示《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全省18家地市级党报仅有5家。

30多年的从业经历，回想起来那么远，又那么近。很多事情起伏起伏，像层层叠叠的群山，即使走近，也很难看清什么。说起从业30多年的难忘经历，宋圣英略加思索，说有这么两件：一是2000年6月，商丘籍军校大学生李东亮在广州得到当地军民慷慨捐助，引起商丘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宋圣英便到李东亮的家乡柘城老李集采访，然后奔赴广州采访李东亮。广州、商丘两座城市温暖着李东亮，也温暖着记者。一篇发自广州的报道《军民情 鱼水情 家乡情》记录了这段潮涌珠江两岸的难忘经历，也揭开了“中国好人”李东亮生命中新的一页。自此以后，宋圣英对于“商丘好人”这个群体特别关注，相继制作了《商丘好人群英谱》（上下集）等书籍、画册及展板，对李学生、任长霞、黄伟、李东亮等典型不遗余力地宣传报道。多年过去了，如今“商丘好人”已经成为一个群体、一种现象、一种文化，成为商丘的一张闪亮名片。

“还有一次是偶遇商丘老乡韩国瑜。”2018年6月，宋圣英参加河南纸媒新闻团赴中国台湾考察，偶遇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当时他身着马甲正在到处拉票。虽然是短暂的相逢，但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让宋圣英十分感动。回来后，他在自媒体和几家杂志上刊发《高雄遇见韩国瑜》一文。此文，既有韩国瑜对家乡的浓厚乡情，又有对当时台湾政局的分析把握，还不失轻松、诙谐的文风。

终一生，择一事。“我走出校门，就迈入了商丘日报社的大门。我们这一代报人，经历了报纸最好的时代，也面临传统媒体转型的时代。现在，带领这个团队走出一条融媒体发展的路子，义不容辞。”宋圣英说。门槛越低，竞争越激烈，这是规律。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摄影者、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权威公信的主流媒体仍然大有可为。“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既要借鉴外地经验，更要结合自身实际。”宋圣英说。如今，商丘日报社有着一支热爱新闻、有责任、有担当、有创造性的融媒体采编团队，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底气所在。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讲好商丘故事，发出时代强音，去开拓商丘融媒发展的辉煌明天。

图①：2018年6月，宋圣英（右）参加河南纸媒新闻团赴中国台湾考察，遇到商丘老乡、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图②：2018年10月，宋圣英（左三）在民权县佃户乡采访村民收入情况。

图③：2023年9月，宋圣英（中）在采访洛阳偃师商城遗址情况。



随着大众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商丘永城王庄遗址每天都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对大汶口文化感兴趣的人们。

11月5日，位于商丘永城王庄遗址附近的考古小院热闹非凡，首都师范大学永城王庄遗址田野考古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在这里举行。来自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与师生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考古实习基地，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古老的文明与现代的学术殿堂。它不仅是学生们磨砺技艺、探寻历史的摇篮，更是传承文化、守护遗产的重要阵地。

“永城与首都师范大学共建考古实习基地，不仅为我省文物考古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为广大学子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平台，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支撑。”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惠明在揭牌仪式上如是说。

## 做新时代的考古人 让青春在田野里绽放

商丘永城王庄遗址位于永城市苗桥镇曹楼村王庄村民组，遗址面积63万平方米。2023年以来，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发掘。

今年10月，永城王庄遗址发现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大墓，在考古区编号为IVM27号墓，出土文物350余件，专家推测墓主或为古国君主。

走进王庄遗址核心区的墓地考古现场，一排排探方在眼前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探方里，考古人员穿着沾满泥土的卫衣，戴着帽子和口罩，或蹲着，或坐在马扎上，拿着手铲清土、刮面，小心翼翼地提取器物。

正在清理墓葬的两个小伙子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路吉祥和周佳龙。路吉祥今年6月来到永城王庄遗址，前期依据考古需要发掘了两个探方，9月后转入墓葬区发掘，目前他已经参与清理了一个三人合葬墓，这是他接手的第二个墓葬。

“我觉得考古是一门挖土的艺术，学习课堂上的知识就像考驾照，考古实践就像拿了驾照上路。所以，能实地参与田野考古对于我们来说，是深化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路吉祥一边轻轻地刷去器物上的浮土一边说。

看似枯燥的考古实践存在着很多惊喜。已经在王庄遗址工作80多天的周佳龙兴奋地说：“7月末，我跟着学姐提取了第一件器物，是一个黑色的陶罐。5000年前的东西那一刻被我提取出来，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同样感到兴奋的还有首都师范大学研二学生成亚军，他说：“我第一次进入田野考古，就能来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王庄遗址，真是太幸运了！在考古现场发掘文物就像是开盲盒，不知道下一步能挖出什么来，我越



考古人员在探方里提取器物。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振宇 摄



考古人员在清理器物上的泥土。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振宇 摄

来越喜欢这个专业了！”

除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外，永城王庄遗址考古现场还有商丘年轻考古人的身影。张琪琪是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招的研究生，她说：“通过田野实践能找到不少考古挖掘更安全、更有效率的方法，通过锻炼，我们在找遗迹范围、挖土、刮面、清土和清理器物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因为喜欢考古就不觉得枯燥。”考古这项工作必须要有兴趣来支撑，如果你完全没有兴趣，那么你在挖掘的过程中会非常痛苦。这个工作既需要体力，又需要耐心。”谈到考古工作是否枯燥以及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等问题，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对考古学产生兴趣的原因，年轻考古人的回答又不尽相同。路吉祥说：“小时候经常看《探索·发现》之类的节目，对历史很感兴趣，上大学期间从历史班调到了考古班，从此踏上了考古之路。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实践的增多，我对考古学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也更加坚定了从事考古事业的信念。”出生在浙江的周佳龙则表示：“小时候看马王堆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千年未腐的女尸，还有抄写在简牍、帛书上的古代典籍，觉得考古很有趣。”从小被父母带着逛博物馆的河南人张琪琪说：“耳濡目染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喜欢逛各种博物馆，喜欢看博物馆特刊和文物特刊，当然也会受到考古类节目的影响。”

以基地建设为起点 带动文物保护高质量发展

考古学上，有一个非常诗意的比方，称我们脚下这片大地为“地书”。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在商丘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小心探寻着人类历史长河的记忆碎片，手铲“地书”，探寻商之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袁广阔是永城王庄遗址前期考古发掘、申报及基地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从2023年3月开始，他一直关注并参与到王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之中，一批又一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都在他的指导下一步步成长。

谈及考古基地建设对学生培养的用处，袁广阔表示，通过课堂教学，学生掌握的理论比较多，但是怎么发掘、发掘的流程、文物整理这些知识，要从实践中来。考古专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要有实践基础和实践经验，要跟实物打交道。如果文物专业离开文物，那么他的学习就不扎实了。所以说考古专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要到田野去，到实际工作中跟文物打交道。

为了提升考古事业的发展，国家文物局也要求高校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实习基地，这是提升考古发掘质量和专业实践教学水平的必需设施。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在永城王庄遗址挂牌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大大激发了考古专业大

# 激情挥洒考古沃土

——首都师范大学永城王庄遗址田野考古实习基地挂牌背后的故事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岩 李佩

少。”朱光华由衷感叹道。

王庄遗址对于了解商丘地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家们一致表示，目前来看王庄遗址有非常突出的特点，文化上它是连续性的，现在发掘的是大汶口文化，由远及近接下来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直到商周时期，这些文化序列在王庄遗址都有显现。王庄遗址有很多创新，陶器也好、玉器也好，它是在汇聚周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又做了很多独特的创新。袁广阔说：“我一直认为，王庄遗址在商丘历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现在王庄遗址发现的面积不大，但成果有目共睹，很明显，这个影响会越来越来。”

## 展望王庄遗址公园 培养考古的接续力量

“爆改闲置的小学做考古基地”“在村民中进行考古宣传工作”“积极申请用地”“沟通村民协调拆迁”……王庄遗址的发掘得到永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对于首都师范大学永城王庄遗址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建立，在人才培养、王庄遗址后续发掘及遗址公园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各方都抱有很大的期待。

受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曹文军教授、校长方复全院士的委托，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洛忠带队来商丘参加仪式。他表示：“首都师范大学将以今天考古实习基地签约及揭牌仪式为新的工作起点，以首都师范大学—永城市委、市政府战略合作为重要契机，整合全校优势学科和人才资源，加大投入力度，高水平建设好王庄遗址考古实习基地，在田野考古人才队伍培养、遗址保护研究、高科技成果运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心用情助力永城市研究保护好王庄遗址。”

据悉，首都师范大学将在建设好王庄遗址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同时，积极协助永城市委、市政府推动王庄遗址重大文化价值的宣传阐释工作，引导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体会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华文明蕴含的精神价值，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使王庄遗址成为闪耀在中华大地上的璀璨之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说：“在永城王庄遗址建立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学生们将有机会亲身接触那些沉睡千年的文物，聆听它们背后的故事，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深邃。这个实习基地就像是一片沃土，孕育着考古学的未来之星。它将为学生们提供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课堂到田野的全方位学习平台。”

“在这里，学生们将学会如何发掘、如何鉴定、如何保护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技能，不仅是对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更是对我们全省文物考古事业的有力支撑。同时，首都师范大学永城王庄遗址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成立，也标志着我们在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将成为我们研究豫东地区古代文明、探索历史奥秘的重要窗口。在这里，我们将有机会亲身深入探寻大汶口文化时期那些被岁月遗忘的历史片段，还原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图景。”刘海旺充满希望地说。

“王庄遗址田野考古基地是首都师范大学设立的第一个比较规范的考古实习基地，这得益于商丘、永城以及苗桥镇政府对于我们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能达到我们考古小院这种标准的基地少之又